



写形塑意 筑山为峰

□ 敖 蓉



吴为山，国际著名雕塑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雕塑创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雕塑。他所创作的500余件中国文化名人系列雕塑被季羨林等大师誉为“时代造像”，被国际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时代新精神的代表”。



心声传播

2014年6月，一个以“心灵对话”为主题的雕塑展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行。对话的双方，一位是52岁的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一位是84岁的法国当代雕塑大师罗德·阿巴吉。两位雕塑家的代表作《老子》与《旅行者》采用同样的材质青铜，展开了一场中西方文化的艺术对话。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艺术史论家、艺术评论家莉迪亚·哈朗布尔评价说：“他们的创作虽然源自于截然不同的文化，但作品与他手中雕塑黄泥相似之处，都超越了各自的文化，有一种共性，同时又彰显着区别。”

文化是艺术的土壤，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艺术。吴为山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能够表达出中国美术空阔流动的意境和写其意而不重其形的手法，与他20多年来始终追寻“人”的主题，始终仰望着那些既融于大众又独立的思想者息息相关。

独树一帜

我要用手中的泥土，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

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常常来自于一次次的田野采风，来自于对自然的描摹和人性的捕捉，这种工作方式直接映照在吴为山的脸上。与他的家乡江苏所养育出的细腻温婉的面孔不同，吴为山的脸似乎被阳光格外垂爱，呈现出与他手中雕塑黄泥相似的色泽。正如在他侃侃而谈为数众多的代表作时带给人的自信和开朗，能够让听者感受到他所崇尚的无垠天地间心与物游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的老子、天外莲花第一峰的黄宾虹、迴立向苍穹的徐悲鸿、悲欣交集的弘一法师、独立苍茫的高二适……500余尊迥异而富有个性的人物雕塑构成了吴为山的美术世界。吴为山说：“为杰出人物塑像的同时，也是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他的雕塑对象，很多都成了良师益友、知音知己。

吴为山的第一件雕塑精品——林散之塑像，诞生在故乡南京。1991年的夏日，“当代草圣”林散之的长子林昌午找到吴为山，请他为林老做雕像。初闻此言，当时29岁的吴为山暗想：虽然自己出身于艺术世家，伯祖父高二适与林老相交甚笃；虽然年少时曾受业于民间泥塑大师高标、喻香莲，后又接受了专业系统的油画训练，但是，将老人的风骨拿捏出来，到底不是一件易事。

自信很快战胜了忐忑，吴为山决定试一试。一连几个晚上，吴为山细细读大师的诗作、文章，从中追思记忆中大师的言行。就在用心与大师神交中，他从林散之行云流水的草书中看到了老人的影子。终于，灵感一现，他拿定了主意，迫不及待地抓起塑刀，一挥而就。

“父亲活了！”雕塑送到了林昌午手上。林昌午激动得连连赞叹：“林老先生活了！”雕塑放进林散之纪念馆，参观者们啧啧有声。

这次创作，也让吴为山找到了艺术的方向。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如此享受与大师对话的创作过程。从林散之开始，心底里泉涌般的灵感将他淹没。他迫不及待地联想到了太多人口口传唱的先贤志士，他们身上似乎都有一种温容刚强的力量，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要用手中的泥土，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以表达我对祖国泱泱五千年文明的敬意……”

给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历史人物塑像，听起来过于大胆。但吴为山更相信自己的直觉，他立志找到孔子、李白、鲁迅……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身上所展现的不同时代气质，甚至让这些名人塑像成为人物形象范本，当做后人了解过去的一扇窗户。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吴为山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项使命——为中华文化名人塑像。吴为山说：“艺术家要有选择的智慧和勇气，不要一味赶潮流。潮流总会消逝，时代的洪流才是永恒的。选择之后，坚定地做下去。”

这种创作的热情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细心描摹。每到一地，他都会静静观察周围的人和环境。在他看来，香港的一栋楼、上海的一栋楼、乌鲁木齐的一栋楼之间，都有明显的差异，尽管他们都是泥瓦建成的。34岁那年夏天，吴为山应荷兰艺术基金会邀请，作为交流学者赴荷兰参加“中荷红白蓝艺术项目”研究。他最喜欢在下班后或是星

期天，到当地小古董店淘宝。路边的小店很安静，只有来客人的时候，门口的铃铛才会响一下。在由老物件、旧书籍营造的古典环境中，即便看不懂外国文字，看书也是享受。吴为山还喜欢观察看店的老太太、老先生，他们满头银发，坐在桌前一边看书一边招呼客人，夕阳在他们脸上投注的光线，“让生命的力量超越了形貌”。

刚柔并济

写意雕塑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意性，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继承起来

艺术是什么？在吴为山看来，它是重在精神表达、灵魂塑造的形式。“展现一个人的精神，胜于刻画一个人的形貌，因为人们的精神面貌，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特征。”

在同样的中华文化滋养下，不同的时代塑造了孔子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苏东坡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吴为山在进行人物创作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时代、学科、理论等外物对人的影响。“科学家和诗人的长相就不一样。科学家大多长得周正，艺术家则越长越与大自然联系起来，比如齐白石的嘴、体态，与杨振宁有很大不同。”

对人的形态的敏锐捕捉，使吴为山在造像中游刃有余。他常常能将瞬间的“神启”固化为永恒的结晶。

一天午后，吴为山应邀为好友、著名设计家速泰熙的外孙做脚模。出生仅4个月的婴儿正睡得香甜，脑袋微微后仰，小嘴半张如含羞的花蕾。吴为山似乎触摸得到那种弥漫在婴孩呼吸中的真纯与美好，他激动地颤抖着，捧起一把温热的泥土。几下抓捏之后，一个憨态可掬的《睡童》便咿咿呀呀地“蹦”了出来。“这绝对是会进博物馆的作品！”吴为山以艺术家的自信，欣喜地说。

这件作品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他创作的体积最小的雕塑了。然而，这个手掌大小的泥娃娃荣获英国皇家雕塑“攀格林奖”，并在展览中与法国罗丹时代达鲁的杰作《农民》比肩而立。西方雕塑家评价说，吴为山的作品有着高度的写意性，充满着东方人的智慧。

写意的技法是中国传统美术的精粹，吴为山融合了扎实的西方写实功底，将不可言说的“似与不似之间”雕刻在青铜、石头、泥巴上，表达了人物内在的精神。他进而提出“写意雕塑”概念。吴为山曾说，“写意雕塑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写意性，比如汉俑、原始石雕，还有中国民间的泥塑，再比如中国哲学、中国书画都蕴含着写意美学的传统，我们应该把这种传统继承起来”。

齐白石有言：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细看吴为山手下的雕像《齐白石》，也得到了一代美术大师的真传。

在中国美术馆的室外草坪上，伫立着一尊吴为山创作的齐白石塑像，老人一派仙风道骨。吴为山说，他塑了不止一尊齐白石雕像，而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就是萌生于齐白石的一幅画：一块巨石，水墨挥洒，笔触淋漓，上面栖息着一只小鸟。吴为山觉得，这石头很像穿着长衫的白石翁，而鸟与石头形成的轮廓又恰似老人微倾的头。随后，他又联想到白石老人画中大片芭蕉与草虫的配合，如此大与小、粗犷与细致的对比，正体现了这位画坛巨擘在艺术中追求的美学精神。

许多中国画家看了吴为山塑的齐白石雕像后都说：这就是齐白石！其实，他们当中大多数没有见过齐白石本人，而吴为山在雕像中的传神，已远远胜过了雕像的形似。

声声唱和

将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深邃而隽永的情感，传递给更多热爱它的人

2014年9月，吴为山接受了新的任命，成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这个身份也让吴为山有了把更多想法付诸实施的可能。

于是，这一年里，作为观众，我们开始了从中国美术馆出发的一个充满交流和融合的奇妙旅程。2月，“人民的艺术家——老舍、胡絮青藏画

展”让人们近距离感触老舍、胡絮青及齐白石、黄宾虹、任伯年、吴昌硕、林风眠等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采。在吴为山眼中，老一辈艺术家之间的交往，深厚而真挚的文化情怀由内而外，超越了一般收藏家与艺术家的关系，是彼此在精神层面相通后的文化结晶。老舍、胡絮青留下的藏品与一般藏家的藏品所不同之处，是带着一代文化大师的审美格调、价值判断，也融入了自身的文化创造。

5月份，中国美术馆“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不光展示了吴为山的作品《天外莲花第一峰》，用写意雕塑的风格立体地展现出大师风采，其形状如黄老笔下的山峰，厚重浓密，风神气骨毕现。还和新尚谊的油画《晚年黄宾虹》、吴山明的国画《造化为师——黄宾虹像》以及申凡的装置艺术《山水——纪念黄宾虹》，以跨界组合的形式共同“为大师造像”，帮助人们“读懂”黄宾虹看似艰涩却“嶙峋中见出壮美，平淡中辨得隽永”的艺术境界。

8月份，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期间，中国美术馆在展出国内部分美术馆经典藏品和全国范围内近期新创作的主题优秀美术作品外，还在中国美术馆二楼专门展出了“1945-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吴为山借俄罗斯歌曲《向那伟大年代致敬的歌词》说：“我们致敬，向那伟大的年代，向立下功勋的战士和司令，向世界各国的元帅和列兵，向活着的人和牺牲的人们，向所有一切不该忘却的人，我们致敬，

我们鞠躬致敬！向世界各族人民，朋友们！我们致敬，为了那伟大的战争！”

这种此起彼伏的唱和，带着艺术家们灵魂的震颤，为人们呈现出挥毫泼墨般的写意而细腻的美术场域。吴为山手中的塑刀不仅描刻出海内外一次次精彩的个人美术展，更推动他将从艺术生涯中领悟的心灵对话和文化交流方式，运用到中国美术馆一位策展人的运作思维上，将美术作品所承载的深邃而隽永的情感，传递给更多热爱它的人。

因为艺术本就是一种眼光、一种存在、一种意识，超越时空限制，不能定性为哪个艺术家之后或哪个艺术家之前，它代表的是文化的一种实在的、内在的东西。浮华与喧嚣，不属于艺术，文心铸魂才是艺术家对时代的担当。

我从事艺术创作、教学、研究30年，通过塑造中国历史杰出人物雕像，希望赋予中国精神以艺术的表达形式，在国际社会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为此，我在两岸三地举办艺术展，继而在日本、韩国、美国、法国、英国、联合国总部、意大利巡回做展。这种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传播文化最好的方式是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这是因为，在与世界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融汇的过程中，当代艺术作为多重文化冲突中的重要角色，能以其独特的身份促进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认识、沟通和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富有策略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国际，走向未来。

2012年，我在世界雕塑之都罗马威尼斯宫办展，其中就有一组名为《超越时空的对话》的作品，将达·芬奇和齐白石两位老者同立在一艘“船”的两端，默默迎接如潮的观者。我的创作初衷，就是在当今中华文化复兴的语境下，把中西艺术大师同置于一个对话空间，从而找寻中外艺术在精神旨趣、艺术力量方面的契合点。我深信，这种力量，是能够超越文化差异、种族差异、美学特质差异等诸多因素的。

展览期间，有人曾建议，将我本人的形象印在海报上。但是我认为，我不是表演艺术家，用不着展示自己的形象，应该把作品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达·芬奇，但并不一定认识齐白石。而在我看来，达·芬奇从文艺复兴的壮阔图景中走来，闪耀着科学精神与人文之光；齐白石则从中华文化的厚重传统中走来，是东方哲学与艺术审美的集中代表。他们之间的“对话”，寓意中意两国乃至整个东西方文化跨越时空的交流，意义深远。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还很陌生，我们需要找到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才能让别人了解我们。同时，并不是花大钱到国外做中国形象宣传，就一定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有很多办法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比如，中国美术馆办展时会推出夜场，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文化参赞和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艺术，通过他们的眼睛更好地扩大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不需要“出国护照”的文化“走出去”。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决定了它对世界的贡献。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文化艺术在世界上的简单参与，应该把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作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吴为山口述 敖蓉整理）

